

小

學

考

小學考卷十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文字二

說文解字

十五卷

存

後漢書儒林傳曰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涪長卒於家初慎曰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誤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慎自序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卽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  
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  
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百工以久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  
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  
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  
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  
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

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  
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  
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諧聲者以事爲名取譬  
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  
搆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  
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  
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  
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  
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  
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作訓纂篇凡蒼頡以  
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  
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  
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  
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  
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  
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  
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

往於山川得鼎彝其名卽前代之古文皆由相似雖  
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其非訾以  
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  
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  
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  
爲長人持十爲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  
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  
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  
知爲祕眇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  
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

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  
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  
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褻辭使  
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  
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  
至賾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  
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  
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成覩靡不  
兼以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  
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  
知蓋闕如也



後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  
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  
條屬其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  
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於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  
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  
知方探賾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  
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其承  
高辛太岳佐夏呂叔作籒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  
徂召宅此汝瀕竊叩景行敢涉聖門其洪如何節彼  
南山欲罷不能旣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

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許冲上書曰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聖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肅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

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宏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廋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閒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

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冲  
詣左掖門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  
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冲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  
雀掖門敕勿謝

洪邁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不甚相  
光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摭逐  
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  
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草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備  
音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夤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  
班如爲騶如天地絪縕爲天地壹盡所引書帝乃殂  
落爲勛乃殂音三苗爲敷塞也音倅三苗又闔闔升雲半

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擷及以相陵憐維緇有稽  
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爲既裏  
既稠新臺有泚爲有玼焉得諉草爲安得蕙草論語  
荷與蓰裘爲結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  
來爲譟譟接淅爲澆淅澆其兩反左傳龙涼爲牝涼  
爰夷爲發發音夷夷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爲仇飯不及一  
食如此者甚多

顧炎武日知錄曰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  
使三代之文尙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  
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  
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

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眾馬融諸儒  
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  
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楊慎六書索隱序曰  
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  
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  
說系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浦說譚長說王  
青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顯說周盛說遂安說歐陽僑  
說甯嚴說爰禮說徐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  
巡說莊都說張微說而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  
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  
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矩  
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如汜下引詩江  
江有涯述下引書旁述解功解下引書旁教解後之  
功色下引詩赤鳥已已擊下引詩赤鳥擊學  
讀者將何所從二也鄭元常駁詩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

與今垂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卽徐鉉亦謂篆書堙

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

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如說文無劉氏後人以鋪字當之無由字以旁字當

之無免字以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

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

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舉此何理也費誓

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坡訓爲

亩土威爲始也爲女陰殿爲擊聲因爲故廬普爲日

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

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

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

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勸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  
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辜褻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  
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捽批罰爲持刀罵詈勞  
爲火燒門宰爲辜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  
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墾師  
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  
者矣若夫訓參爲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爲  
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  
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  
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  
可謂善學說文者與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  
時爲尙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



尚書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錄一篇爲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爲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字 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而訓詁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訛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是爲說文注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爲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曰新

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訛變者則辨於注中其違  
戾六書者則別立卷末或注義未備更爲補釋亦題  
臣鉉等按以別之音切則一以孫愐唐韻爲定以篇  
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毛晉刊本是也明  
萬歷中宮氏刻李燾說文五音韻譜陳大科序之誤  
以爲卽鉉校本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顧炎武作日  
知錄並沿其謬豈毛氏所刊當時猶未盛行歟書中  
古文籀文李燾據唐林罕之說以爲晉愷令呂忱所  
增考愼自序云今序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所記  
重文之數亦復相應又法書要錄載後魏江式論書  
表曰晉世義陽王興嗣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

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  
或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則忱書並不用古籀亦  
有顯證知罕之所云呂忱字林多補許慎遺闕者特  
廣說文未收字耳其書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部  
炯字銜字四江部嘖字之類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  
無亦大略可見燾以說文古籀爲忱所增誤之甚矣  
自魏晉以來言小學者皆祖慎至李陽冰始曲相排  
斥未協至公然慎書以小篆爲宗至於隸書行書草  
書則各爲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不悉以小篆相  
律故顏元孫干祿字書曰自改篆行隸漸失其真若  
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徐

鈇進說文表亦曰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  
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二人皆精通小學而持  
論如是明黃諫作从古正文一切以篆改隸豈識六  
書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或  
往往自相違異顧炎武曰知錄嘗據其汜下作江有  
汜汜下又作江有汜汜下作赤舄已已擊下又作赤  
舄擊擊是所云詩用毛氏者亦與今本不同蓋雖一  
家之學而支派旣別亦各不相合好奇者或據之以  
改經則謬戾殊甚能通其意而又能不泥其迹庶乎  
爲善讀說文矣又案慎序自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  
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考劉知幾史

通稱古文尙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

誦增多二十五篇

案此亦據梅賾古文而言實則孔氏原本僅增多十六篇

更以

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采其事故遷

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

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之書慎不得見說

文末載慎子冲上書稱慎古學受之賈逵而後漢書

儒林傳又稱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

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

世是慎所謂孔氏書者卽杜林之本顧隋志稱杜林

古文尙書所傳僅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案古文除去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數非雜以今文隋志此文亦據梅賾古文未及與

漢書五校

自餘絕無師說陸德明經典釋文采馬融注甚

多皆今文尙書無古文一語卽說文注中所引亦皆

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出古文

說命耳

此及馬融注皆朱彝尊經義考之說

然此一句朱彝尊猶謂其

自孟子引出則慎所謂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本

矣以意推求漢書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

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云云所謂中古文卽孔氏

所上之古文存於中祕者是三家之本立存博士者

皆經劉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訛脫其書已皆於古文

同儒者據其訓詁言之則曰大小夏侯歐陽尙書據

其經文言之則亦可曰孔氏古文尙書第三家解說祇有伏生二十八篇遞相授受餘所增十六篇不能

詮釋遂置不言故馬融書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也

按融序今不傳此語見孔類達尙書正義中

使賈逵所傳杜林之本卽

今五十八篇之本則融嘗因之作傳矣安有是語哉又後漢書杜林傳稱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云云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是必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慎稱爲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見宏國舊本也論尙書者惟說文此句

最爲疑竇。開若璩尙書古文疏證。牽於此句。遂誤以馬鄭所注爲孔氏原本。爲千慮之一失。故附考其原流如此。

戴震荅江慎修論小學書曰。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卽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卽助詞。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助詞。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豫未



詳豫蓋當訓厭足厭飫之厭射訓厭倦厭憎之厭此  
皆掇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詞生訓非字義之本然  
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  
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檇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  
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  
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  
曰棠梨山生曰檇榆白曰粉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  
之粉云粉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蘆云榆白粉也  
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  
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  
固最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

鴈繇帶已上爲厲說文砵

字又作鴈省用厲

履石渡水也引

詩深則砵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尙不濡衣鄺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竝舉厲固梁之厲也就竝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遠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考據者有失傳傳會者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眾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所言各乖異失倫說文序稱一指事二

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人不解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迴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𠂔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當之徐鉉徐鍇鄭樵之書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𠂔於𠂔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走貌爲𤝵爾雅扶搖謂之𤝵於𤝵之本訓轉其義𤝵則偏旁加風注明之此以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爲二類甚難且校義之遠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強以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撫之使接之理義

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爲忠如心爲恕猶失六書  
本泐岐惑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強求  
其義之近似況古字多假借後人始增偏旁其得盡  
證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斯  
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  
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借舉  
令長字乃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  
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美惡之惡今讀入聲古  
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  
衆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  
反切已前安知不爲一音乎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

定轉注假借何以辨今讀先生手教曰本義外展轉引伸爲他義或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在本義之不可曉而在展轉引伸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區分假借一類而兩之殆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借竝出於聲諧聲以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依聲託事不更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借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并破壞諧聲假借此震

之所甚惑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  
老省万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  
序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別有說也  
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  
季閒紛紛立說者衆而以猥云左迴右轉者之謬悠  
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  
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  
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  
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  
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  
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

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閒事與形兩大端而  
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事也象其形之大  
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  
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  
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  
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  
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卽吾台  
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  
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  
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

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  
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存諸  
心十餘載因聞教未達遂縱言之

錢塘與王無言書曰僕少好說文解字一書暇輒觀  
之遂能漸悟其旨嘗以爲文字之作雖別爲六書求  
其要領實不越乎形聲而已建首之文形之本也亦  
聲之本也有形卽有聲至於聲音相切文字日繁而  
其條理要自雜而不越天子又時爲之考定其是非  
是以文字之本音至周尙存秦漢之際天子不考文  
民間多以方語亂之本音由是漸亡許氏出於東京  
時取先漢所傳古文二篆作爲是書而其分部主形



而不主聲一部之中眾聲雜奏形之疑似分別甚明而聲無統紀故其書有以聲爲形如句劦諸部者句部文三拘筍鈎當入手竹金三部而入句部劦則幾自部文三協騶協當入心思十三部而入劦部則幾自亂其例矣夫文字惟宜以聲爲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於其旁以識其爲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之爲主也然僕豈好爲異說哉蓋亦嘗反諸制文之理矣文者所以飾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爲文則聲具而意顯以形加之爲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此所謂文字之本音也今試取說文所載九千餘文就其聲以考之其意大

抵可通其不可遽通者反之而卽得矣且以童子時  
誦習者證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誼者宜也非孔  
子之言乎然則因聲見意者周人之法也可以明文  
字之宜何主矣僕以此竊不自揆欲別爲一書以申  
其鄙陋之見顧以其事勞拙而於學無補因循者且  
十餘年今年春始奮然爲之取許氏之書離析合并  
重立部首系之以聲而采經傳訓詁及九流百氏之  
語以證焉凡三閱月草創甫竟數十年之後庶幾其  
有成矣

孫星衍與段若膺書曰僕趨事西曹從退食後整理  
舊業雜以人事恆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說文

以爲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  
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  
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  
之削去新附字與孫緬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  
下致力是書當世精研小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  
叔灃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竟未之  
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  
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怪酈道元讀書鹵莽并說文  
叙中所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  
顧炎武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  
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

是以亡國此出新序蓋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  
劉向說也又駁說文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  
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許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  
又史字爲束縛捽捽則卽漢書瘦死獄中本字無足  
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毫爲京兆杜  
陵亭爲不合地理則顧氏尤疏陋據說文參商爲句  
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  
文此例甚多如偃佺仙人也之類得讀偃斷句而以  
佺仙人解之乎若毫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紀寧公  
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皇甫謐云毫王號湯  
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

謂此毫非尙書毫殷之毫彼毫古作薄字在偃師惟杜陵之毫以亭名而字从高省此則許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毫殷之毫不省毫王之毫可謂不善讀書以不狂爲狂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覲傳之磻及蕝無以下筆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畋也玉篇則以祿爲秋田祭字與禰同則知禰卽禰譌字繫傳又云儔見也則覲古或作儔而集韻則以覲同覲說文自有覲字蕝杜預訓爲敕說文有苟自急句敕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石磻正作石踏磻字相傳有敬訓論語

臧蹟馬曰恭敬磳爲蹟無疑矣爾雅鴛斲木據高誘  
注淮南以黃黎爲斲木則鴛卽雜字其槎素據天官  
書張素爲厨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槎卽張字此類  
不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  
補於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鄙意解之數  
字如鬥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从𠂔聲稀  
从希聲𠂔當是古文弑卽殺字也希當是𠂔省文也  
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重言積二盡在中象目童子  
非舜重瞳之謂人象臂脰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  
臂一脰其正立形則大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  
南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

誤當爲𠂇古文肱字龜廣肩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  
育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空蓋甲中畫象頭窠  
穴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尤不可解中宮  
或作中宮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天官書稱軒轅  
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指中宮星象乎又六  
甲卽六十甲子五龍卽五行墨子稱北方黑龍是五  
方之龍五色也或卽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有一  
當否宜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出淮南本  
經訓武王殺紂於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𠂇徐鉉音  
女尾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戕之屬皆从𠂇得  
聲𠂇卽𠂇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

諸書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車合軼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於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識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然已



駿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康成用緯書奈何  
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乏人惜落落四  
方耳僕近選集古文尙書馬鄭注庶此二十九篇之  
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僞書同立於學官此則  
區區負山之志所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於天下  
也

按說文解字之學今日爲盛就所知者有三  
人焉一爲金壇段玉裁苦臍著說文解字讀  
三十卷一爲嘉定錢大昭晦之著說文統釋  
六十卷一爲海寧陳鱣仲魚著說文解字正  
義三十卷說文解字聲系十五卷皆積數十

年之精力爲之盧學士文弼說文解字讀叙  
曰文與字古亦謂之名春官外史掌達書名  
於四方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名  
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亦重之是以曰必也  
正名乎鄭康成注周官論語皆謂古者謂之  
名今世謂之字字之大端形與聲而已聖人  
說字之形口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儿  
仁人也在人下故詰屈黍可爲酒禾入水也  
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  
皆以形而言也其說字之聲曰烏聃呼也取  
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狗叩也叩氣吹以守粟

之爲言續也貉之爲言惡也皆以聲而言也  
春秋時人亦多能言其義如止戈爲武反正  
爲乏皿蟲爲蠱二首六身爲亥皆見於左氏  
傳故孔子曰今天下書同文知當時尙無有  
亂名改作者自隸書行而篆之意寢失今所  
賴以見制字之本原者惟漢許叔重說文而  
已後世若邯鄲淳江式呂忱顧野王輩咸宗  
尙其書唐宋以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  
有之流雖未嘗不遵用而或以私意增損其  
閒則亦未可爲篤信而能發明之者逮於勝  
國益猖狂滅裂許氏之學寢微方今文明大

啓前輩往往以是書提倡後學於是二徐說  
文本學者多知珍重然其書多古言古義往  
往有不易得解者則又或以其難通而疑之  
夫不通厥經則不能治一經況此書爲義理  
事物之所統竄而以寡聞軫見之旬用其私  
智小慧妄爲穿鑿可乎吾友金壇段若膺明  
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  
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  
年之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  
不若楚金之本爲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尙  
有爲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

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凡說詳稽博辨則其  
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爲病而若  
膺之書則不以繁爲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  
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  
獨爲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  
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  
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真能推廣聖人  
正名之旨而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文  
昭老矣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陋故爲  
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大昭說文統釋  
自叙略曰識慚檮杌學愧豹窺積二紀之勤

劬殫一生之精力覃思研精欣然有得探蹟  
索隱卓爾末由誤集斯編聊附述者定名統  
釋以示來茲蓋卷有六十例成二五焉一日  
疏證以佐古義二曰音切以復古音三曰考  
異以復古本四曰辨俗以證譌字五曰通義  
以明互借六曰從母以明孳乳七曰別體以  
廣異義八曰正譌以訂刊誤九曰崇古以知  
古字十曰補字以免漏落今於許氏本注升  
爲大字而仍用楷書於自誤統釋附於分行  
而比諸經疏大抵讀書以通經爲本通經以  
識字爲先經學必資於小學故鄭司農深通

六經而先明訓詁小學必資於經學故許祭  
酒專精六書而竝研經義苟學者以此爲指  
歸斯通儒無難於幾及矣王光祿鳴盛說文  
解字正義叙曰素聞仲魚陳君精於小學經  
學相去二三百里未及一晤予又以雙瞽成  
廢人意謂此生無相見日但聞聲相思而已  
辛亥予目重明王子二月仲魚過吳門始獲  
把臂讀其所輯六藝論孝經鄭注及此編信  
屬篤古之士與予同志不禁狂喜凡訓詁當  
以毛萇孟喜京房鄭康成服虔何休爲宗文  
字當以許氏爲宗然必先究文字後通訓詁

故說文爲天下第一種書讀徧天下書不讀  
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  
可謂非通儒也況如仲魚之兼明文字訓詁  
而得其會歸者乎邵兄以爲吾輩當爲義疏  
步孔穎達賈公彥之後塵不當作傳注僭毛  
鄭孟京之坐位是書名曰正義所以發明解  
說旣博且精似更勝於張守節之史記正義  
矣又阮學士元爲陳君謨論語古訓叙曰陳  
君精於六書嘗著說文解字正義又以說文  
九千言以聲爲經偏旁爲緯輯成一書有功  
學者益甚元樂其古訓之旣版行尤望其以



說文付梓庶幾爲聲音訓故之學者事半而得功倍也

李氏陽冰刊定說文

崇文總目二十卷

佚

凌廸知萬姓通譜曰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以詞翰名乾元閒爲縉雲令修孔子廟自爲文記之歲旱禱城隍與神約不雨焚其廟及期雨霑足亦自爲記秩滿退居吏隱山後遇當塗令陽冰篆書尤著宋元輿謂其不下李斯云

徐鍇說文解字祛妄篇叙曰說文之學久矣其說有

不可得而詳者通識君子所宜詳而論之楚夏殊音  
方俗異語六書之內形聲居多其會意之字學者不  
了鄙近傳寫多妄加聲字篤論之士所宜隱括而李  
陽冰隨而譏之以爲己力不亦誣乎自切韻玉篇之  
興說文之學湮廢泯沒能省讀者不能二三棄本逐  
末乃至於此沮誦逾遠許慎不作世之知者有可以  
振之可也前代學者所譏文字蓋亦有矣中興書闕  
不可得盡此蓋作者之冠冕而後來之妄故臣今略  
記所憶作祛妄篇

按陽冰之書久已不傳惟見於徐楚金祛妄  
篇今摘錄之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閒皆

形質已成故一二三皆从弋毒从艸艸出地  
之盛从土土可制毒非取毒聲毒烏代反斲  
折各異斲自斲折人手折之路非各聲从足  
輅省侖从人冊人古集字品象歟管如冊之  
形而置竅余干一爲早段从𠂔𠂔予也𠂔器  
也又手也手持器爲求之於人人與之也𠂔  
从又持皮褫然佳鳥之總稱余雅長尾而从  
佳知非短尾之稱虫墨斗中形象車軸頭虫  
墨之形上畫平引不从艸也𠂔不公也重𠂔  
爲𠂔會意非象形寬車前重不前合从車宜  
上畫平不从艸明矣刃刀面曰刃一示其處

所也此會意竹謂之艸非也豐山中之生乃  
豐聲也並从一聲生口象膏澤之氣土象土  
木爲臺氣生火之義會意人入者合集之義  
自一而成乎億萬入者集之初故从入从一  
𠂔倉頡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爲之訓矢  
引則爲矧其類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木象  
木之形木者五行之一豈取象於艸乎才木  
之幹也木體枝上曲今去其枝但有槎枿曰  
古人正圓象日形其中一點象鳥非口一蓋  
籀方其外引其點尠齊二物相竝乃知齊平  
米象在穗上之形未父之弟爲未从上小言

其尊行居上而已小也弔从二人往返相弔  
門之義袁从灰巾口非蚩省禿从穆省聲欠  
上象人開口下象气昨從人所謂欠去許氏  
擅改作元無所據也頁當作頁口卽字从口  
而生一重爲口二爲卩三爲卩長非倒亡聲  
倒亡不亡也豸从口力金注一所以驅人之  
正狀象形之中犬字象似文之尤者故狀从  
犬州三斗爲州欠象欠裂之象龍右旁反半  
弱象天矯飛騰形非兩手相背也直正視故  
从乚音隱率車也彡牽省彡彡相牽之義入  
集也八八象歟也十十八也作捕鳥之具許

氏誤用土土數五成數十十取成數下一地也  
也聖从卯卯時人不臥去疏流二字竝从去  
去疏通流行也豈不順哉午五月筍成作此  
之半枚出地戊土也一陽也陽氣入地一固  
非聲亥古文本象豕形請義穿鑿之耳古文  
豕本象豕減一畫耳篆文乃从二首六身凡  
此皆游衍無據之談宜爲楚金所駁矣

小學考卷十終

小學考卷十一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文字三

徐氏

鉉

等校定說文

崇文總目十五卷

讀書志三十卷

存

宋史徐鉉傳曰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  
不妄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爲校  
書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試知制誥周世宗南征景  
出鉉饒州俄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尙

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尙書宋  
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  
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  
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  
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  
加給事中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貶靖難行軍  
司馬卒年七十六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  
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  
鉉等進表曰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  
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奉直郎守祕書  
省著作郎直史館臣句中正翰林書學臣葛湍臣王



惟恭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  
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  
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  
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  
五帝之後易改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  
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  
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  
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  
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  
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  
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

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開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厯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

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  
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  
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  
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如詳考  
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  
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  
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  
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閒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  
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竝序  
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  
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

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艸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翻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竝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會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又牒曰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等伏奉聖旨校定許慎說文解字一部伏以振發人文興崇古道考遺編於魯壁緝蠹簡於羽陵載穆皇風允符昌運伏惟應

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凝神繫  
表降鑒機先聖靡不通思無不及以爲經籍旣正憲  
章具明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究文  
字之義眷茲譎俗深惻皇慈爰命討論以垂程式將  
懲宿弊宜屬通儒臣等寔媿謏聞猥承乏使徒窮惜  
學豈副宸謨塵瀆冕旒冰炭交集其書十五卷以編  
秩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共三十卷謹詣東上閣門進  
上謹進雍熙三年十一月牒奉敕許慎說文起於東  
漢歷代傳寫譎謬實多六書之蹤無所取法若不重  
加刊正漸恐失其原流爰命儒學之臣其詳篆籀之  
跡右散騎常侍徐鉉等深明舊史多識前言果能商

推是非補正闕漏書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鐫用  
廣流布自我朝之垂範俾永世以作程其書宜付史  
館仍令國子監雕爲印版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  
價錢收贖兼委徐鉉等點檢書寫雕造無令差錯致  
誤後人牒至准敕故牒

陳大科重刻序曰嘗考漢鄧侯草律學僮十七已上  
試諷籀書九千字竝得除吏試明習八體得給事尙  
書御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夫漢雖承秦  
火之後娖罵之餘乎而廣厲字學其嚴如此故萬石  
君建奏事馬字誤至皇恐曰上譴死矣而馬伏波假  
將軍印章大文外嚮輒上言狀此微獨其人謹愿亦

漢法則然耳迨和帝時召陵許祭酒慎受學於賈都尉著說文解字十五卷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歷二十有二年始達朱雀掖門安帝宣付史館焉蓋天地之英華不泯滅也而史籀孔壁千古之藏洪纖高下萬有之故彬彬乎括陳而畢載文不在茲乎子墨客卿轉相傳習既久至沈休文氏鵲起齊梁間則譜爲四聲高自神伏輒欲據適宗掩奪許上今所傳禮部韻略是也胡然強同天下之人之聲盡爲吳聲乎維是五星聚奎之朝南唐舊臣受詔開局乃說文復興我高皇帝諭全椒金華諸儒臣撰洪武正韻一書乃韻畧始誦天王同文四方其訓之而一時操

觚摘藻之家咸知鼻祖許氏耳孫隱侯矣猗歟休哉  
嗣是嘉隆閒則有子才太常用修太史以及鬱儀中  
尉月庇道人各有譏論校著亦不失侯亞侯旅之儔  
歟或謂六書之指秩如也而許氏之書僅僅曰說文  
曰解字何也夫語有之削畫爲文孳乳爲字矢諸口  
爲聲叶諸音焉爲韻蓋相生而然矣故文字者相之  
立也辟諸范鐘然聲韻者響之因也辟諸叩鐘然聲  
在鐘內有觸而卽發響不離相逐因而無方斯之謂  
天籟吹萬不同哉今十三萬餘言具在後死者誠不  
徒佔俾之云金口木舌經之緯之縱之其聲四衡之  
其音七轉之其律十二會通之其變不可窮而六書



之用在我矣鄭漁仲挂漏之疑亦詎通論歟余嘗折肱是書窮年彌月不能竟其學頃得粵兩生共斯業朱生完擅工大小篆爲日討其點畫文無害劉生克平博極羣書爲雜治其異同發明其初意得二生久之舊本半朱墨其上矣因重刻於白狼書社以存岐陽鄒嶧之遺焉語稱晉鄙之夫往於田見鳥跡蟲疑之奇異亦知輟耕諦視今敢曰子大夫陽浮慕古哉而以附於漢尉律也亦猶之乎田夫耽耽之視云爾毛展重刊跋曰說文自五音韻譜盛行於世而始一終亥真本遂失其傳案徐楚金錯謨繫傳四十卷中有部叙二卷學周易序卦傳而爲之推原偏旁所以

相次之故則五百四十部一字不容倒置矣卽每部之中其先後各有意義亦非漫然者說文韻譜亦楚金所譌蓋爲後學檢字而作其兄鼎臣鉉序曰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分區開卷可觀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聊存訓詁以爲別識凡十卷曰無恤其他言體例與說文迥別也聊存訓詁不載舊注也乃巽岩李氏燾割裂說文依韻重編起東終甲分十二卷名曰五音韻譜展案平上去入爲四聲宮商徵羽爲五音書中次序皆依四聲而

名曰五音何也有前後二序原委頗詳

載馬氏通攷中

今世

行本刪去而以說文舊序冠之謗謬甚矣先君購得說文真本係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開雕未竟而先君謝世展哀毀之餘益增痛焉久欲繼志而力有不逮今桑榆之景爲日無多乃鬻田而刻成之蓋不忍墮先志也叔重偏旁在十五卷是時未有翻切但編其次序之先後爾今卷首標目有音釋者乃徐鼎臣所增也按歐陽倒集古目錄有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辰今不得而見但夢英篆偏旁延平二年所建者陝榻流傳甚廣中有五處次序不侔始竊疑之及讀郭恕先忠恕汗簡次序與此悉同乃知夢英之誤

也卽繫傳部叙之次亦有顛倒闕略處而書中之次與標目無二要必以此爲正也展每讀他書其有關說文者節錄於後以備博覽之一助云

鼂公武讀書志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凡十四篇并叙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末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爲定

方以智通雅曰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

十三文立一於齒畢終於亥永元庚子孟陬演贊其  
志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慎子冲上之前以詔書  
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詔召冲詣朱雀右掖  
門賜布四十匹轡令呂忱因之作字林陳顧野王因  
之作玉篇陸法言采爲切韻孫愐廣之後蜀林罕撮  
爲偏旁小說梁有演說文庾儼默注宋雍熙三年右  
散騎徐鉉等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反切異同以孫  
愐爲定元豐詔知禮院王子韶置局光祿丞陸佃同  
修五年賜銀幣百而書不行鉉弟錯作說文繫傳朱  
翱反切當時稱之熙寧中李行中制字源吳淑譔正  
義張有作復古編僧曇域包希魯倪鎧許謙皆有補

說智按說文有唐本蜀本二徐本中有新附今字學  
家但執鉉本殘書又未淹貫經籍何從知其漏與複  
乎智決之曰泝其原當因古籀而推之備小篆當遍  
攷諸籍以補之慶同文當因正韻牋而詳載其原流  
焉通此則無書不可讀而字學家紛然者皆土苴矣  
豈不幸甚

顧炎武曰知錄曰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

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

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

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愐唐韻所加旁引

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

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

下亦鉉等加也時字

下云說文直作牟趙宦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穢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木人名冠之方不混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於前人耳

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也

錢大昕跋曰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原流者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於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忒音不知忒亦从弋聲也經取至聲徐以爲當从姪省不知姪亦从至聲也配取已聲徐以已爲非聲當从如

省不知如亦从已聲也卦取圭聲徐以圭聲不相近  
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嘆取堇聲徐以爲當  
从漢省不知漢从難省聲雖仍从堇聲也簋取殿聲  
徐以爲當从髣省聲不知殿本从肩聲髣乃从殿聲  
也肩髣古  
今字隸取臬聲徐以臬爲非聲不知臬从台聲  
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轅从叢聲  
徐以叢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叢从袁聲環還勛孌  
僇孌之類並从叢聲古人讀叢如環詩獨行叢叢釋  
文本作熒熒與叢聲相轉故多借通用非環叢有異  
聲也熒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  
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



攷劉表本作熵熵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  
熵之與嗃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  
聾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从軍聲軍轉  
爲威猶斤轉爲幾祈圻斬沂之取斤聲揮聾之取軍  
聲皆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能取來聲徐以爲非聲  
按台能皆以來得聲古人讀能爲奴來切漢諺云欲  
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鼂三足乃有此音也兌取合  
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合轉爲  
說猶殄轉爲飢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弼  
取西聲徐以爲非聲按西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  
折得聲弼从西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

訴从斥省聲徐以爲非聲按訴本从庌省字或作𡇗  
朔與庌並从𠂔得聲𠂔與悟聲相近故許君訓悟爲  
逆庌朔皆从𠂔得聲則訴之从庌聲宜矣今本庌从  
斥乃轉寫之譌徐氏不能校正疑其非聲亦過矣韻  
取𡇗省聲徐云𡇗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  
作𡇗𡇗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韻爲𡇗之  
轉聲猶鳳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移取多聲  
徐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蓋古有此音按核賤趨客皆  
取多聲猶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繆諫清湛  
湛而澌滅兮涸淖淖而日多梟鶚旣已成羣兮元鶴  
弭翼而屏移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精神回移如何

淑明忘我實多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降古  
音日亡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爲二而徐亦未之知也  
虔取文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人眞文先  
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  
皇綱董此不虔此古人讀虔如矜之證而徐亦未之  
知也駁取交聲脰取交聲徐皆以爲非聲按覺學本  
蕭宵肴豪之入聲鈞从勺靴从包嚮从高駁从交徐  
皆不復致疑而獨疑駁脰之非聲何也輅賂皆取各  
聲徐以各爲非聲當从路省按藥鐸本虞模之入聲  
謨从莫涸从固縛从尊薄从溥並取諧聲路之从各  
亦諧聲也

說文不云各聲  
蓋轉寫之誤

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

賂之非聲何也是古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  
難取樵聲讀若酉徐云樵側角切聲不相近按樵本  
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通鄭康成謂猶搖聲相近脩  
有條音繇有宙音秋从𦵏聲茅从矛聲朝从舟聲彫  
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獨疑難之樵聲是古音相通  
之例徐亦未之知也其他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  
附會王荊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於此書用心  
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益陋心益  
廢又好不知而妄作毋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按說文解字徐鉉校本明人罕得見惟毛晉汲古閣藏北宋本其子展始爲付梓流傳其

功不淺惜乎校勘未精近段氏玉裁作汲古閣說文訂其自序曰說文解字一書自南宋而後有二本一爲徐氏鉉奉敕校定許氏始一終亥原本也一爲李氏燾所譌五音韻譜許氏五百四十部之目以廣韻集韻始東終甲之目次之每部中之字又以始東終甲爲之先後雖大改許氏之舊而檢閱頗易部分未泯勝於徐氏篆韻譜遠矣自李氏而前有二本一卽鉉校定三十卷一爲南唐徐氏錯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自鉉書出而錯書微自李氏五音韻譜出而鉉書又微前明一代

多有刊刻五音韻譜者而刊刻鉉書者絕無  
好古如顧亭林乃云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  
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噫其亦異矣  
當明之末年當熟毛晉子晉及其子毛扆斧  
季得宋始一終亥小字本以大字開雕是亭  
林時非無鉉本也毛氏所刊版入本朝歸祁  
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年又歸蘇之書賈錢姓  
值今日右文崇尙小學此書盛行繁傳四十  
卷僅有傳鈔本至難得近杭州汪部曹啓淑  
雕版亦盛行今學者得錯本謂必勝於鉉本  
得鉉本謂必勝於五音韻譜愚竊謂讀書貴

於平心綜覈得其是非不當厭故喜新附以  
數見者爲非罕見者爲善也玉裁自僞居蘇  
州得見青浦王侍郎昶所藏宋刊本旣而元  
和周明經錫瓚盡出其珍藏一曰宋刊本一  
曰明葉石君萬所鈔宋本已上三本皆小字  
每葉廿行小字夾行則四十行每小字一行  
終二十四五六字不等一曰明趙靈均均所  
鈔宋大字本卽汲古閣所仿刻之本也一曰  
宋刊大字五音韻譜三小字宋本不出一槧  
故大略相同而微有異趙氏所鈔異處較多  
稍遜於小字本若宋刊五音韻譜則略同趙

鈔本而尙遠勝於明刊者明經又出汲古閣  
初刊本一斧季親署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校  
改第五次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之  
凡其所圈一一剗改考毛氏所得小字本與  
今所見三小字本略同又參用趙氏大字本  
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則校改特多往  
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夫小徐大徐  
二本字句駁異當並存以俟定論況今世所  
存小徐本乃宋張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  
面目小徐真面目僅見於黃氏公紹韻會舉  
要中而斧季據次立剗改又識見驚下凡小



徐佳處遠勝大徐者少所采掇而不必從者  
乃多從之今坊肆所行卽第五次校改本也  
學者得一如一終亥之書以爲拱璧豈知其  
繆鑿多端哉初印往往同於宋本故今合始  
一終亥四宋本及宋刊明刊兩五音韻譜及  
集韻類篇稱引鉉本者以校毛氏節次剗改  
之鉉本詳記其駁異之處所以存鉉本之真  
面目使學者家有真鉉本而已矣若夫鉉之  
是非以及錯之得失則又非專書不可明也  
是役也非明經之博學好古多藏不吝不能  
肇端而助予繙閱者則吳縣袁上舍廷禱也

書成名之曰汲古閣說文訂訂者平議也

徐氏鉉 說文質疑論

二卷見江南通志

未見

徐氏鉉 說文繫傳

崇文總目三十八卷

存

馬令南唐書曰徐鉉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  
左鉉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  
鉉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  
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鉉

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賁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於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陸游南唐書曰徐錯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故唐乾符中進士仕至光祿寺江都少尹卒二子鉉錯迷家廣陵錯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

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錯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詔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嘆曰二陸之流也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宋史徐鉉傳曰鉉弟錯字楚金李景見其文以爲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吳氏任臣十國春秋曰錯著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通釋四十卷

按通釋卽繫傳篇名誤分爲二

方輿記一百三十

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若干卷先是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四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筴簌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錯死矣

蘇頌題曰嘉祐中予編定集賢書籍暇日因往見樞  
相宋鄭公謂予曰知君校中祕書皆以文字訂正此  
正校讐之事也又曰文字之學今世罕傳說文之外  
復得何書予以徐公繫傳爲對公曰某少時觀此未  
以爲奇其後兄弟畱心字學當世所有之書訪求殆  
徧其閒論議會不得徐公之彷彿其所攷據以今所  
得校之十不及其五六誠該洽無比也又問予曰小  
徐學問文章才敏皆優於其兄而後人稱美出其兄  
下何耶予曰信如公言所以然者楚金仕江左少年  
早卒鼎臣歸朝公卿皆與之遊士大夫從其學者亦  
衆宜乎名高一時也公再三見賞相謂曰君之評論

精詣如此當書錄以遺異日修史者不能出此說也  
因校此書畢追思公言聊志諸卷末已酉十二月十  
五日

尤袤題曰余暇日整比三館亂書得南唐徐楚金說  
文繫傳愛其博洽有根據而一半斷爛不可讀會江  
西漕劉文潛以書來言李仁甫託訪此書乃從葉石  
林氏借得之方傳錄未竟而余有補外之命遂令小  
子槩於舟中補足是本得於蘇魏公家而訛舛尙多  
當是未經校定也乾隆癸巳十月廿四日

崇文總目口錯以許氏學廢推原析流演究其文作  
四十篇近世言小學惟錯名家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鉉楚金謨  
爲通釋三十篇邵叙二篇通論三篇祛妄類聚錯綜  
疑義系述各一篇錯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  
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  
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曰唐末文籍亡故諸儒不知  
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錯中朝郭忠恕此三人信其博  
也錯爲說文繫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  
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

宋景文筆記曰徐鉉徐錯中朝郭忠恕此三人信其  
博也錯爲說文繫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



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宋元憲公嘗問蘇魏公徐鉉與鉉學問該洽略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鉉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眾故得大其名爾元憲兄弟好論小學得錯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爲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於繫傳之末

魏了翁渠陽雜鈔曰繫傳四十卷今行於世者每說文解字一卷釐爲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切不用

孫愐唐韻通釋部叙通論等十二卷爲許氏義疏亦  
自有益

王應麟玉海曰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楚  
金傳釋朱翱反切按錯通釋一至三十部叙三十一  
至三十二通論三十三至三十五祛妄三十六類聚  
三十七錯綜三十八疑義三十九糸述四十今亡第  
二十五卷

又困學記聞曰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  
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糸述等篇呂太史謂原本斷爛  
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  
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

魏公本也

吾邱衍學古編曰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當與  
許氏本相參首卷上部分六書甚詳末卷辨陽冰差  
誤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徐鍇字楚金鉉弟仕南唐內史  
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鍇亦善篆書以許慎  
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  
其首鍇又集通釋四十篇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  
新義皆說文之羽翼也

周伯琦六書正譌叙曰許慎氏以賈逵之學集古籍  
斯雄之跡爲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學者始見全書

焉然而隸書行之已久八分行草紛然迭出事章句者傳訓詁工詞藻者資聲韻日趨便易本原漸失矣猶幸許氏之書獨存學者有所據依李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翻切以明其音鉉弟鍇譌通釋以衍其義雖或辨其舛戾而猶淆以俗體

吳當六書正譌後敘曰後漢許未重氏爲說文解字頗存古訓然專用小篆其義閒失之鑿唐三百年以篆名家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無聞焉宋徐騎省兄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推廣

趙古則六書本義敘曰翻切漢以前未有之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齊梁以後始有反切

今說文反切乃朱翔以孫愐唐韻所加多疏略舛誤

今悉正之

朱文藁按此語是誤以繫傳反切爲卽今說文反切矣

方以智通雅曰說文本多愷令所加雲勝所注

朱楚

金所繫今皆遺失固當因他書搜集之備參攷也

錢曾敏求記曰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簡端題

云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傳釋蓋楚金仕

江左是書曾經進覽故結銜如此嘉祐中宋鄭公曰

繫傳該洽無比小徐學問文章才敏皆優於其兄何

以後人稱道反出其兄下子容曰楚金少年早卒

文藁

案鍇卒年五十五見宋史本傳未可謂少年早卒

鼎臣歸朝後士大夫從學

者衆宜乎名高一時鄭公歎賞之以爲評論精詣今

觀此書通釋三十卷部叙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  
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而總名之繫傳者蓋尊叔重  
之書爲經而自比於邱明之爲春秋作傳也部叙究  
竟始一終亥之義祛妄直指陽冰之惑參而觀之字  
學於焉集大成楚金真許氏之功臣矣惜乎流傳絕  
少世罕有觀之者當李翼岩時蒐訪歲久僅得七八  
闕卷誤字又無所是正而況後之學人年代浸遠何  
從覩其全本乎此等書應有神物呵護畱心籍氏者  
勿謂述古書庫中無驚人祕笈也

陳瑚王子石隱說文論正序曰叔重以後爲六書之  
學者無慮數百家其爲失也可得而言信古大過守

其前說不敢變通以求原本其失則拘如徐鍇繫傳之屬是也

王士正古夫于亭雜錄曰宋景文筆記云顏之推說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惟郭忠恕錯爲說文繫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愚按佩觿彙書有之汗簡今吳人汪立名得古本刻之甚古雅惟說文繫傳未見不知海內藏書家尙有傳之者否也然謂顏之推語則誤之推後魏黃門侍郎而預知南唐宋初事邪疑是傳寫之訛

徐堅重鈔序曰秦燔書而文字亡許氏說文之作所謂迴狂瀾于既倒者也書中目錄五百四十字卽仍

皇韻十五篇之舊而分爲諸部之首觀其部叙位置各有條貫似未可紊自徐氏錯說文韻譜出而許氏之旨晦然其兄鉉嘗謂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蓋非全書明矣至李氏燾乃割取說文字始東終甲編爲四聲而名之爲五音韻譜則是四聲五音之不分其謬已甚近今坊間行本所謂川本者不知出自何人卽李氏所編削其序而逸其名強以許氏前後二序及徐鉉等進表雍熙三年牒並列於前名之曰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舛錯乖迕莫可竄詰前人著書之義漸滅無餘噫其不爲燔書之續者屢一聞矣及讀徐氏錯所譔彙傳一書而後許氏之旨暢然大明不



惟始一終亥之次無容倒置且足徵韻譜之作乃其  
自成一書無有增損於許氏也其言約而盡宏而肆  
考據典核淹貫博洽通論祛妄諸篇尤爲殫心之作  
顧習之者少其書莫傳湮沒於塵埃灰燼者蓋不知  
凡幾矣按是書在熙寧時已有殘缺尤文簡公謂在  
三館中得之一半斷爛不可讀乃從葉石林氏借得  
鈔本補足可知版本之亡久矣傳錄相承差誤日益  
脫落殘缺莫之或正噫古之所謂小學者乃今爲絕  
學可慨也哉淮陰吳山夫玉搢氏喜習六書學家貧  
不能致書嘗借鈔於諸相識中寒暑靡閒裒然成帙  
人或右過而笑之者山夫不顧也予來淮之二年始

得與之交有厚契時相過從閒出是書相賞曰是得  
於吳郡薄君自昆者因其游喪匆促分遣諸弟子鈔  
錄其中錯謬脫落殆倍於原書時方從事金石存卒  
未暇正也予亟假閱倩人錄成適得汲古閣所鐫宋  
本說文解字是真徐鉉所校本也相與校勘字節句  
比疑竇乃生闕者補之謬者正之裨益之功蓋得十  
之三四至如楚金所述譌而無從正者仍之意同而  
文有小異者兩存之經傳雜呈丹鉛並進累旬而竣  
工乃序是書所得之由并附一隅之說如此試以質  
之山夫知不免邯鄲之誚也時乾隆戊午冬十二月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凡八篇首通釋三十卷以許

慎說文解字十五篇篇析爲二凡錯所發明及徵引  
經傳者悉加臣錯曰及臣錯按字以別之繼以部叙  
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祛  
妄斥李陽冰臆說疑義舉說文偏旁所有而闕其下  
及篆體筆畫相承小異者部叙擬易序卦傳以明說  
文五百四十部先後之次類聚則舉字之相比爲義  
者如一二三四之類錯綜則旁推六書之旨通諸人  
事以盡其意終以系述則猶史記之自叙也錯嘗別  
作說文篆韻譜五卷宋孝宗時李燾因之作說文解  
字五音譜燾自序有曰韻譜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  
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迄莫光顯今蒐訪歲久僅得其

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則繫傳在宋時已殘闕不完矣今相傳僅有抄本錢曾讀書敏求記至詫爲驚人祕笈然脫誤特甚卷末有熙寧中蘇頌記云舊闕二十五三十其二卷俟別求補寫此本卷三十不闕或續得之以補入卷二十五則直錄其兄鉉所檢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殆後人求其原書不獲因撫鉉書以足之猶之魏書佚天文志以張太素書補之也其餘各部闕文亦多取鉉書竄入考鉉書用孫愐唐韻而錯書則朝散大夫行祕書省校書郎朱翱別爲反切鉉書稱某某切而錯書稱反今書內音切與鉉書無異者其訓釋亦必無異其移掇之迹

顯然可見至示部竄入鉉新附之祧祫祫三字尤鑿鑿可證者錯編篇末其文亦似未究無可采補則竟闕之矣此書成於鉉書之前故鉉書多引其說然亦時有同異如鉉本福祐也此作備也鉉本業耕多艸此作耕名鉉本迤前頤也此作前頓也鉉本鷄大鷄也此從爾雅作天鷄也又鉉本榮字下引禮記禡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錯按禮記曰臣錯按詩曰則錯所引而鉉本淆入許氏者甚多又如鑿字下云闕此作家本無注臣錯按疑許慎子許沖所言也是鉉直刪去家本無注四字改用一闕字矣其憑臆刪改非賴此書之存何以證之哉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

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祇候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袤跋書中有稱臣次立案者張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嘗與寫嘉祐二字石經陶宗儀書史會要載其始末云

吳騫書後曰琴川毛氏翻宋板說文解字遠不及此本卽如原序之注鼎臣未嘗有一字所錄皆楚金語而又刪其什六七臆改其字句間或有之至若前序中復見遠泳之爲遠流後序中朔日甲子之爲甲申苟非繫傳尙存仍訛襲謬有不可勝言者矣惜子晉當日未獲寓目豈亦此書之不幸歟予嘗發願欲爲

刊布屏當篋篋尚有所待書此以當息壤乾隆壬辰五月

汪啓淑重刊跋曰南唐內史徐鍇楚金以博洽著名江左與兄鉉並稱其後鼎臣歸宋名乃過於小徐耳內史精小學最有功於許氏說文著韻譜及繫傳韻譜以聲韻區分便檢閱鼎臣爲之序通釋繫傳凡四十卷考據尤盡精核然在宋時已多殘闕較韻譜之顯於學官者大不侔矣淑慕想有年幸逢文治光昭館閣四庫得與諸賢士大夫游獲見繫傳彙本愛而欲廣其傳因合舊鈔數本校錄付梓其相沿傳寫既久無善本可稽者不敢以臆改也刻既竣工爰贅數

語於後時乾隆壬寅七月

盧文弨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曰說文繫傳一書向無力傳錄未得細閱今承以汪氏新雕本見貽乃始受而卒業惜乎殘闕之已多也此書在宋時固已推重近閱爾雅疏及項平甫家說亦多引用其語僕何人敢以輕相訾諍惟是粗覽一過意實有不能盡惟者不敢以聞於人而私求正於足下竊以爲解說文字惟當約文申義義明而止無取繁稱侈說也楚金所釋大致微傷於冗而且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經典舊文以從之如掄與榆不同也而兩引周禮掄材一則從手一則改從木釋



與釋亦有別也釋本訓漬米而此復贅云猶散也引  
釋旅爲釋旅以爲從米之證若櫛櫟兩字皆引易之  
擊柝不引周官之聚櫟此固未爲甚失也旨字下改  
內則調以滑甘爲滑旨翦字改國語戎車待游車之  
褻以褻爲翦移字下則引詩好人移移案王伯厚詩  
考所載異文止有作媿媿或姁姁者今之從衣果何  
所本乎磨字下則引晉書郭磨案晉止有郭磨見藝  
術傳而非磨也磨字引子虛賦磨割輪痺則云磨借  
爲磨於磨字下又引此復云將當爲磨是其說無一  
定也說文無輜字而有箇字箇卽輜也乃指輜爲巾  
輜之輜說文有亲字兼有榛字乃云說文無而指輜

爲榛栗之榛皆失於不審至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而張大其辭上泝顓頊以及皐陶伯益後封於徐徐在東海東方爲仁方有君子國而且盛推偃王之仁爲諸侯所歸周穆王自西荒逃歸王不忍鬪以太王之義而去之使周穆不失國偃王之力也又云徐者舒緩之名也後雖爲武未嘗無君子之風徐宜立益子是也又於釋字下引徐孺子爲證案此書本爲說文而作而乃侈陳家乘可謂得著書之體乎又其引書多不契勘如引揚雄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枅樞張衡西京賦突荆藩左思吳都賦眇睨無數此三賦皆以爲班固之西都甚且人人所誦習者而亦舛互相

仍以植弓仲尼之守狗及其言向向然如不出諸其口皆以爲論語尙書餘陞洪水則以爲詩左傳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則以爲書論語晁盪舟則以爲焉左傳齊侯余姑掄城則以爲楚王又稱巫馬期行不由徑陳仲子捆屨而食且引詩云匪面命之言示之事匪口誨之言提其耳此等乍讀之未有不疑其有所本者而實皆憑臆空造毫無左證深足以疑誤後生許叔重在當時四家之詩具在書有古文今文各家師授又各不同故其稱引與今所傳不合此豈後代人所可放效也其分疏音義亦有可疑者賈字許氏云而聲則當以價爲本音乃不引聘禮之賈人及納

賈待賈而專引公戶反之賈區服賈卽云增成其義  
寧不當少有區分也又賑字本訓殷富乃或於後人  
振贍振濟之亦作賑而遂以振起解之農字中從凶  
凶與勾皆有聰音而乃謂勾當爲凶乃得聲穰秋田  
也本見犬部乃於示部增一禰字亦訓秋畋且爲之  
說云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夫一歲三田惟君用  
鮮何時不爲乾豆之用而獨於秋云爾乎考鼎臣本  
則禰與祧祧祚皆爲新附之字今皆收入許氏本部  
中而又增一禰字訓爲祝也不知言部中自有詛字  
許氏訓爲訓訓卽祝耳何必又贅一禰字乎又火部  
中出一灸字鼎臣本所無此蓋灸與災之譌文耳而

曾莫之辨也許氏本書各部中元有彼此複見之字  
若此草部中苗字凡兩見則未之有也至其所引經  
史亦多失其本意如貲字下引史記張釋之以貲爲  
郎而爲之說云卽今州縣吏以身應役是也貲錢卽  
今庸面也此說謬甚夫漢時之以貲爲郎猶近世職  
財貨者之舉身家殷實耳景帝後二年詔書舊貲算  
十以上乃得官今令訾算四得官訾與貲同楚金於  
此殊憤憤也又衮字下許字云天子享先生卷龍繡  
於下幅一龍蟠於上鄉從衣公聲楚金上鄉作上卿  
初疑是轉寫之誤及讀其說云春秋傳諸侯死於王  
事加二等於是更有以衮歛謂以上公禮也然則慎所

謂上卿卽用公禮也據此云云則非鈔胥之過矣此於文理若何可通部敘一卷如易序卦之體亦多有難通而強爲之說者鼎臣本采用錯說俱極純粹或彼有而此反遺之其中脫漏之字甚多并部首亦有脫去者開以鼎臣本攙補一二而不明著其所補其第二十五卷則全用鼎臣本矣至若兩部而并爲一部有重支而反無正字亦與夾開與困注皆互易脫去黜字注而以黔字注注其下若此者頗多許氏一部中字亦皆以類相從此則或前或後參錯不齊并慎元注亦有漏略不全者則此書之紛亂難理世無善本久矣容有爲後人所竄易殺亂者不可全歸咎

於楚金也初閱此書以爲不過字畫閒小小謬錯欲并爲足下校出一本以荅厚意今旣不可勝摘則非僕之力所能任矣淺陋之見不敢自隱冀足下恕我之狂也

按繫傳本四十卷北宋時已缺第二十五與三十兩卷崇文目蓋據缺本著錄故曰三十八卷通志仍之今本第三十卷不缺其第二十五卷以鉉校本補之

汪氏憲說文繫傳考異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杭州府志曰汪憲字千波仁和人乾隆丁丑進士候選主事未就銓而卒

四庫全書提要曰南唐徐鍇作說文繫傳四十卷歲久散佚自明以來方以智號精於小學而通雅稱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則世罕傳本已非一日好事者祕相傳寫魚魯滋多或至於不可句讀憲所見者猶屬影宋鈔本然已訛不勝乙因參以今本說文旁參所引諸書證其同異以成是編訛者正之其不可解者則並存以俟核定焉考洪适隸釋載漢石經論語碑末有而在於蕭牆之內盍包毛周無於一行是則考異之鼻祖經典釋文以下沿流而作者頗衆惟韻書



字書節目繁碎從未有縷析舊文徹首徹末訂舛互而彙爲一編者憲作是書亦可云畱心小學者矣末有附錄二卷乃朱文藻所編上卷爲諸家評論繫傳之詞下卷載錯詩五首及其兄弟軼事亦頗費蒐羅然所收李燾序一篇采自文獻通考本燾之說文五音韻譜序因通考刻本誤脫標題一行遂聯屬於說文繫傳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訂至於二徐瑣記於繫傳更爲無關以是爲例將郭璞爾雅方言注末亦附載游仙詩乎今存其上卷以資考核其下卷則竟從刪汰庶不以貪博嗜奇破著書之體例焉

徐氏

錯

說文韻譜

通志十卷

按十當作五書錄  
解題亦誤作十

存

徐鉉序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也倉頡模  
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飾之李斯  
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義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  
省古法一變字義寢謫先儒許君患其若此故集倉  
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近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  
字十五篇凡萬六千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此是篆籀之  
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  
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此皆  
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缺之論則其僞譌斷

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  
依據不知而作君子謹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乃  
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究極苟不折之  
以古義何足可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  
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  
興斯學贊明許氏煥然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湮微  
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  
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加尋求一字往  
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  
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教楚  
金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元旨

正陽冰之新文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訓詁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焉五音凡五卷詒諸同志者也

又後序曰初韻譜旣成廣求餘本孜孜讐較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閒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并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前序猶謂學者殊寡而今之學者蓋多家音數本不足以供其求借潁川陳君文顯任當守土罷列侍祠習武好文憐才樂善見人爲學如己之誨子弟焉因取此書刊於尺牘使模印流行之繕

寫省功百倍矣噫仁人之用心也因躬自篆籀庶抵  
來命序之於後以記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序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徐鍇誤又取說文以聲韻次之  
便於檢討鉉爲之叙

龍公武讀書志曰南唐徐鍇誤鍇以許慎學絕取其  
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爲可恨頗有  
意再編之

李顯序曰篆韻之有譜南唐徐氏楚金所著也粵自  
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而文字之學興也厥後蒼頡因之史籀從而潤飾之  
至秦李斯迺始變而簡易之要之有大篆小篆之分

而其點畫形象均不失乎制字之意故論字學者必以篆文爲首邈乎不可尙也世道日降簡牘日繁而文藝之徒日求其省約於是乎再變爲隸再變爲眞又再變而爲行爲草自晉及唐專門名家者何可勝數而於篆法蓋寂無稱矣先儒許氏有見於此博訪羣書作爲說文解字凡十五篇而篆籀之法賴以不墮至南唐徐子又取而韻次之隨文釋義釐爲五卷名曰解字篆韻梓行於世是大有功於字學也惜乎舊板殘缺點畫模糊有不止於魯魚亥豕之誤者夫去繁就簡乃人情所易趨而厭常喜新又舉世之通患今操觚執翰閒有以篆名者往往誇筆法之奇競

布置之巧時出聰明以亂舊法而得於創見者惟惟  
與新之是悅也遂同聲而是之以訛傳訛寢失古意  
孰從政其舛繆而使復歸於正哉天下之習篆文者  
既罕其人則天下能知篆文之誤者亦不常有所賴  
以爲篆書之家法者僅有是編焉耳況古書雖不常  
用而朝廷之符璽與諸衙門之印信恆必由之惡得  
以篆爲可少耶予於公餘之暇輒加緝閱而手正之  
遵克終編俾鈐諸梓以廣其傳以昭我聖天子同文  
之治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南唐徐鉉取許慎說文解字以四  
聲部分編次成書凡小篆皆有音訓其無音訓者皆

慎書所附之重文注史字者籀書注古字者古文也  
所注頗爲簡略蓋六書之義已具於說文繫傳中此  
時取便檢閱故不更複贅耳前後有其兄鉉序二篇  
後序稱韻譜旣成廣求餘本孜孜讐校頗有刊正今  
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  
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  
者必知脫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是  
此書鉉又更定不僅出錯一手以其序例字義中字  
添入亦鉉所爲也前序稱命錯取权重所記以切韻  
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睹然錯所編部分與廣韻相  
異又上平聲內痕部併入魂部下平聲內一先二仙



後別出三寅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宜部則不著別分似乎切韻原有此部考唐宋韻部之分合悉有門徑可按惟此一部杳不知所從來或此書部分鉉亦以李舟切韻定之非陸法言之切韻故分合不同歟是書傳本甚少此爲明巡撫李顯所刻寒部簡澗連簡闌五字當在乾蘭調調四字之後豪部高臯萆羔膏五字當在猱號號號鄂五字之後皆訛前一行麻部媧譁請觴蓂五字當在秣麻誇誇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訛後二行蓋刻其書者失於校覈其後序一篇亦佚去不載今從鉉騎省集錄出補入以成完帙焉

按是書流傳甚少明巡撫李顯重校敘亦不多見今從鄞范氏天一閣藏本錄乃安邑葛給事鳴陽官京師屬海寧陳君鍾重校一過繕寫既就半已登版會給事改官歸未竟其  
事惜哉

小學考卷十一終

男學崇校字